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李健胜 主编



丝绸之路

凝眸

刘大伟 著

青海道

丝绸之路青海道曾是
一条著名的国际贸易通道，
中原丝绸、茶叶等经
此道输往
中亚、南亚等地，中亚、
西亚及青海
地区的香料、玉石、羊毛、
马匹等，
经青海道
各干线运进中原。汉族、
羌族、鲜卑、吐蕃、
回回等民族，
曾在这条道路上
书写下辉煌灿烂的历史。
它不仅承载了过去
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也是我们探索
未来之路的
重要资源。



青海的很多县城都有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如乐都、民和、平安、互助、贵德……这样的地名称谓内涵古朴，富有诗意。
行走在这些
吉祥温暖的词语里，
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浓郁的人文性
时时涤荡着人们的心灵，
并沉淀为稳定的
集体无意识。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李健胜 主编

凝眸

丝绸之路

刘大伟 著
青海道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凝眸青海道 / 刘大伟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7.4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 李健胜主编)

ISBN 978-7-225-05323-3

I . ①凝… II . ①刘…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3546 号

丝绸之路青海道丛书

李健胜 主编

凝眸青海道

刘大伟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5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323-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Preface

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首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变迁等问题成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东南亚，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2月，“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国家战略背景下，掀起了新一轮研究丝绸之路的热潮。

一般而言，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南欧等地相互交往的陆路及海上通道。就陆路丝绸之路而言，通常认为它是张骞通使西域后才开通的，其实，早在远古时期中西间即已开始利用丝绸之路草原道、河西道、青海道等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历史上，丝绸之路青海道又称“羌中道”“青海路”“吐谷浑路”等，作为陆上丝路的组成部分，一直被认为是两晋时期因河西走廊路线受阻而形成的。实际上，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西羌族群已将丝路青海道国际化，两汉以来，青海北部丝道一直发挥着战备通道的功能，而以“河南道”为主体的南部丝道，则是连通我国西南地区与中亚、

西亚的重要贸易通道，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功能。

根据道路命名的一般通则，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把青海道的三大干线分别命名为“羌中道”“湟中道”和“河南道”。其中，“羌中道”特指柴达木盆地的丝道，“湟中道”是湟水流域自东向西延伸的丝道，“河南道”则指青海境内黄河以南的丝道。三大干线皆有数条重要的支线，比如，“湟中道”支线乐武路、宁张路是连通青海道与河西道的著名丝道；三大干线之间有很多丝道相连，例如，青海湖周围的丝道连通了三大干线，使之在这一区域得以交汇。

历史文献及考古发现证实，青海道曾是一条著名的国际贸易通道，中原丝绸、茶叶等经此丝道输往中亚、南亚等地，中亚、西亚及青海地区的香料、玉石、“师子”、羊毛、马匹等，经青海道各干线运进中原，沿线的西宁、都兰、茶卡、结古等城镇曾经是支撑东西贸易的中继站。青海道曾发挥过重要的政治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诸国使团经河南道至益州（今四川盆地），借长江水道至建康（今南京），向南朝诸政权纳贡，草原王国吐谷浑亦借此丝道与南朝交好；唐时，文成公主经唐蕃古道入藏，沿线所经包括“湟中道”及“河南道”西线的部分丝道，这条丝道也是唐蕃使团往来的必经之路。青海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两汉以来，中原儒家文化传播至“湟中道”及“河南道”东线一带，使儒学成为青海与中原地区融通的人文基础；魏晋隋唐时期，中原僧侣借青海道西去取经，西域高僧亦借此道至东土传播佛法，中原佛学蔚为大观，青海道功不可没。此外，青海道还曾发挥过一定的军事功能。

青海道的历史可谓悠久绵长，马家窑文化彩陶，齐家文化玉器，卡约文化青铜器物，都是青海史前文化高度发达的象征。青海道沿线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羌族、鲜卑、吐蕃、回回等民族，曾在这里书写下辉煌灿烂的民族历史，汉族移民对青海道沿线的开发、利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如今，西宁、格尔

木等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移民文化气息，处处表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青海道沿线也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交汇区，儒学、道教、佛教、伊斯兰教融汇于此，不同文化体系的辨识度颇高，彼此间又能建构起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至今，这一区域仍是多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区。回眸青海道的数千年发展史，驿路上传唱的“瞎话”、贤孝，飞针走线间传递的神圣与庄严，东来西往的过客们撒播下的文明种子，都值得当下的人们认真聆听、仰视、反省，因为那里有东西文化交流的生动场景，那里也蕴藏着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洗练而成的人类智慧。总之，青海道沿线的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民俗风物与商贸活动等，都是深深刻在这条丝道上的人类印记，它不仅代表了过去的辉煌与荣光，也是探索未来之路的重要资源。

这套丛书分《刻写青海道》《凝眸青海道》《风物青海道》《复兴青海道》四种，分别由青海省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院青年学人李健胜、刘大伟、李言统、张效科担纲完成，我们试图从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经济学等角度研探、回眸、体味青海道，并试图从中汲取复兴青海道的人文与社会资源，既能对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又能挖掘、弘扬沿线民俗文化，也能以文学的感性触动读者心灵。相信该丛书的出版，能够推进和深化有关青海道的学术研究，也能帮助读者朋友更好地感受青海道沿线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民俗风情。

编者

2016年6月2日

目录

壹 文明曙光

◎ 大昆仑 3

◎ 彩陶的背影 18

◎ 发现玉器 29

◎ 青铜时代 42

◎ 诺木洪的星光 55

◎ 波斯萨珊朝银币 64

贰 古道山河

◎ 悠悠湟水 75

◎ 祁连北麓 92

◎ 日月山下 102

◎ 扁都口 113

◎ 布哈河的远方 122

◎ 黄河古渡口 135

叁
历史回音

◎ 乐土与古都	149
◎ 青海门户	160
◎ 草原王国	179
◎ 青唐城	199
◎ 文成公主	215
◎ 诗语佛音	232

文明曙光

自古以来，河湟谷地是中华文化的繁盛之地。不管是喇家遗址的温情脉脉，还是柳湾彩陶的富丽斑斓，抑或是马家窑文化的丰富细腻，还是诺木洪文化的特色鲜明，为世人展现了传承久远的文明和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力。世事沧桑，岁月悠悠。自汉以来的丝绸之路的开辟，这里曾是丝绸南路的必经之地，商业的流通带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不断，商旅驼队、贩夫走卒、官家客商、脚户平民，往来穿梭其中，悠悠的驼铃、哒哒的马蹄，和着人类对未来无尽的探索精神，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大
昆
仑

一

很多年前的书桌上定有笔墨摆放。其中，有一种纯蓝墨水的牌子叫“崑崙”。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何一瓶小小的墨水竟然拥有如此大气的名称。直至电脑普遍流行的今天，当我也加入了敲击键盘的行列，并组合出一些浅浅淡淡的文字后，蓦然怀念起钢笔和纯蓝墨水来。

我似乎能够读懂那个小小瓶子里装着的满满的蓝了。那是繁体的“崑崙”，装在旧书包里沉甸甸的，写在本子上蓝汪汪的，着实好看。然而，这种以书写为基本功能的墨水已经成为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承载着文化，哪怕它很细小，很具体。但现实中的“崑崙”又是那么大——它不仅是一座山的标识，一个民族精神高度的象征，更是一种文化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被丰

富的见证。

当然，除了键盘敲打，我依旧钟爱从笔尖上不断流出的蓝色神韵。

二

昆仑是一座山。无论是典籍中的“崑崙”或是墨水瓶上的“崑崙”，都指明了它与山脉的密切关联。古人习惯用“巍巍昆仑”来描述这座颇具神性的西部大山。地理学上的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伸延至青海境内，蜿蜒 2500 公里后抵达四川省境内，平均海拔在 5500—6000 米之间。此山以东经 81° 为界，分为东昆仑和西昆仑，进入青海省境内的东昆仑山系庞大，主要山脉达 11 座之多，其中南支可可西里—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源头的分水岭。俯瞰山体，可以看到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经由地脉源源不断地走向江河两大源头，并清晰地勾勒出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这块神圣的地方也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

昆仑山口是青藏公路穿越昆仑山脉的咽喉所在，也是世界屋脊汽车探险之旅的必经地段。1956 年 4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在前往西藏途中路过昆仑山时激情满怀，写下了《昆仑山颂》：

峰外多峰峰不存，岭外有岭岭难寻。

地大势高无险阻，到处川原一线平。

目极雪线连天际，望中牛马漫逡巡。

漠漠荒野人迹少，间有水草便客行。

粒粒砂石是何物，辨别留待勘探群。

我车日行三百里，七天驰骋不曾停。

昆仑魄力何伟大，不以丘壑博盛名。

驱遣江河东入海，控制五岳断山横。

峰多如笋，岭多难寻。这便是苍茫的昆仑，巍峨中泛出亘古的底色，挺拔中彰显博大的胸怀。

山口有碑，主碑、副碑、陪碑、雕塑皆由汉白玉构成，层次分明，矗然而立。主碑高 4.767 米，是昆仑山口海拔高度的千分之一；碑底座用花岗岩石砌成 9.6 平方米的基座，象征她坚实地屹立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昆仑山口碑南侧立有昆仑山口纪念碑和杰桑索南达杰纪念碑，用以纪念这位为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而捐躯的藏族优秀儿子。不远处有昆仑六月雪观光台。六月飞雪对青藏高原之上的大昆仑而言，并不是什么传奇景观了。当大片大片的雪花自昆仑峰顶轻轻飘来，那分明就是神的语言，落在大地之上，润泽着每一个可能的生命。

于是，江河流了出来。母亲河就在那里，文明的摇篮就在那里。

千山之宗，万水之源——这是昆仑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是其当之无愧的文化史地位。自盛唐以来便拥有了“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美誉；及至现代，更有“横空出世，莽昆仑”的华章屡见不鲜。如果细细梳理，还能从《山海经》中翻检出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女娲炼石补天、王母蟠桃盛会等神话母题与昆仑山的各种关联。因此，先民称昆仑山为中华“龙脉之祖”，它充盈着神秘、神奇而又神圣的意蕴，这种意蕴的解读与延伸就是昆仑神话。

三

作为“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意义上的昆仑，它是一个令专家学者论争不休的话题。有学者就“昆仑山到底在哪里”这一论题，综合古文献中的诸多观点，做出了细致的归纳，代表性的观点有八种，具体包括西北说、祁连山说、东南说、海外说、今广西南宁境说、登州大小昆仑山说、滇西中缅边界之高黎贡山（亦名“昆仑隅”）说、东海方丈山说等说法。

对此，近代学者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有的人附会古籍《穆天子传》，认为昆仑在波斯；有的据《禹贡》来定昆仑，认为天山即昆仑山，也有定为冈底斯山的。茅盾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古史资料中有昆仑山既是“帝之天堂，又是魔之冥狱”的记载，说法前后抵触，因此他认为昆仑山神话系后人所伪造，现实中并无真实存在；李文实先生参照昆仑山西王母神话，将昆仑山定在青海境内；还有的学者从宗教学的视角出发加以考证，认为昆仑山是萨满教中的宇宙神山之一。此外，还有从字音、字义上探究“昆仑”的学者，大家观点林立，各持己见。诸如郑玄的“混沌”说、闻一多的“葫芦”说、萧兵的“天形”说、吕薇的“母体”说等等，^①不胜枚举。

文化当然需要争论，在不断的碰撞交流中逐渐逼近其精神内核，这是文化工作者的基本立场。就我个人翻阅过的文献资料来看，出现于汉代以前的“昆仑山”只是一个宗教或神话概念，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大约汉代以后，昆仑才成为一座具体地理山脉的名称。当然，这种相对清晰的判断来自《昆仑神话》，这是一本在学界颇有影响的书籍，作者赵宗福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内研究昆

^①马成俊等著：《青海民间文化新探》，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仑神话的权威专家。他在论著中指出，任何现实中找到的昆仑山不可能等同于神话中的昆仑。神话昆仑是我们的先民们充满了想象的综合性艺术，因而神话中的昆仑在方位上多少有些飘忽不定，有时在大地西北，有时在宇宙中心，有时还在几个地方出现，总之不像现实中的昆仑那样岿然不动，所以想一定要给神话昆仑具体地划定一个现实地理上的位置，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昆仑山神话不是独立的关于特定的一座山的神话，而是生长于古代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她是中华各族古代自然崇拜宗教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从各民族自然崇拜宗教体系中寻找昆仑山神话的地位和意义。

在人们心目中，昆仑山的地位是非常神圣的，因而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向往和追寻着现实和传说中的昆仑山。从战国屈原“登昆仑兮食玉英”的情怀，到汉武帝钦定于阆南山为昆仑山；从唐穆宗时认定河源有昆仑，到元明清三代的考察记录，都昭示了古人的一个共识：那就是河出昆仑。意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这孕育中华文明的大河，其源头就在昆仑山，这也正好说明了昆仑山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事实上，无论是现实的昆仑还是神话的昆仑，昆仑山永远是一座神圣的大山，是万山之宗，河岳之根。这座山不仅是古老神话中的大山，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人们同样用“巍巍昆仑”四个字来形容中华民族伟岸不屈的人文性格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她还是我们古老民族的发祥地，所以人们常说“赫赫我祖，来自昆仑”。从文化源流来讲，昆仑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

四

毋庸置疑，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它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也是文学的先河。人类最早的故事往往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因为当一个民族渐渐发展，开始对世界和自己的来源问题感到疑惑，并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时，恰好标志着文明的产生。世界文明古国（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和中国）都有着丰富的古典神话。作为昆仑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昆仑神话为这片热土增添了一抹神奇瑰丽的色彩，先民们氤氲其中，书写了更多的传奇，以期泽被后世，创造出更为灿烂的文化。传承至今，我们早已知晓，在浩瀚博大的昆仑文化中，最具远古文化意蕴和浪漫神秘色彩的是关于昆仑山和西王母的神话传说。

昆仑神话体系包括了广为流传于民间的许多神话故事，譬如大家熟知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伏羲始作八卦、燧人氏钻木取火、共工怒触不周山、黄帝创世、仓颉造字、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王母瑶池、西王母与东王公、穆天子神游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有关黄帝、昆仑山和西王母的神话故事。此类故事妇孺皆知，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这个神话系统由众多的神话人物和神话事项构成，其中，我们将其活动范围出现在昆仑及其辖域的人物称为主线人物；而主要活动在其他区域的人物则称为副线人物。解读昆仑神话，我们必须以主线人物为轴心，兼及副线人物，关注各种神话事项，分清主次，广泛探索，深层开掘，才能窥见全豹，搞清彼此之间的联系。根据这样的解读方法，一般认为昆仑神话中的主线人物主要有：伏羲、女娲、黄帝、少昊、蓐收、后羿、嫦娥、共工、东王公等，其中，

西王母为神话中的核心人物。

昆仑神话中的大小神祇数目甚众，而其中的西王母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女神，在古代志怪小说和民间口传资料中，西王母神话影响颇为深远。西王母原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怪神，非常凶残暴戾，后来逐渐被女性化与温和化，成为一名具有神格和人格双重属性的神话人物，在流传过程中，她的面貌不断发生着变异，神性功能不断膨胀，有关其口头传承资料也不断丰富，最终在民间逐渐建立起西王母信仰系统，并广泛传播于海内外。

据学者考证，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西母”的神名，这个“西母”与西王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无从考证其形象及神格功能。古籍《山海经·西山经》中第一次出现了西王母的形象：“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首次露面的西王母是一个豹尾虎齿、蓬发戴胜、负责上天的灾厉和五刑残杀的凶神，说明她已成为昆仑山上的主要神祇之一。而《大荒西经》又说：“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这里描述了一位半人半兽的神，也就是西王母女神。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西王母总体上是“虎齿豹尾、蓬发戴胜、善啸穴居”的形象。可以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肯定没有这样的人，根据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解释，这样的形象不过是原始社会某些特殊人物，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仪式表演形式而已。由此可以判断神话西王母的原型是古代西部某个原始部落的女酋长兼大女巫，^①这样的形象实际描绘的就是她作为部落首领在某些神圣活动中的特殊装扮。

①赵宗福：《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访问学者专号。